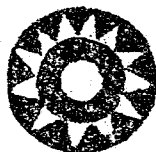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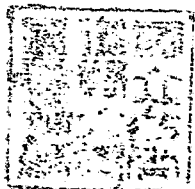


J-134



角一的西山——山條中



著 萍 海 周

行印社分函陝社務服化交國中

月三年九廿國民華中

中條山——山西的一角目次

弁言

走入中條山

中條山的全面

九次退敵紀詳

第十次反掃蕩

敵寇總崩潰前夕的晉南

山西的一角

敵寇在晉南

告別中條山

目次

弁言

在敵寇總崩的前夕，無論是南北戰場的敵人莫不是碰了絕大的釘子，由再衰三竭已入於拚命掙扎的時期！這就是我們在卅個月全國一致努力抗戰的收穫！我們不能就此爲滿足，我們還要作更大的努力！更大的收穫！一直要把敵人驅逐出我們的國境！收回我們的失地爲止！

卅個月來，敵人由強而弱已是顯明的鐵證，說到我們自己呢，已是「轉弱爲強」這是我們每個國人都深信不疑的。可是我們究竟強到什麼程度？老實說一句這只是和敵人的力量相等。各戰場如此，中條山亦然，我們要把敵人早日驅逐出境，無論是那一方面還得要加倍的努力！

記者去年的一年，由於久病的關係，可以說沒有盡到個人的職責，感覺到非常的慚愧！故特辭去中央日報貴陽總社的職務，以示自貶！這一本小冊子的問世不過是聊以補過於萬一罷了！內容的空泛，這是記者也感覺到的，由於在晉南的不久，同時又是病後，山地旅行，有時候不便，因此採集的工作，比較做得少。有許多問題，關係很大，記者雖然信筆直書，是本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原則！相信終不會引起各方的反感罷！

弁
言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卅日於西京

中條山——山西的一角

走入中條山

『我們在中條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強馬又壯；

敵人從那裏進攻，

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從這一支歌上，我們看中條山是多麼的雄壯啊！敵人一次一次的進攻，都被我們一次一次的消滅，報紙上特大的標題登載着中條山上的捷報，光榮的戰績震動了全國，記者本負了戰時報導的任務，可是由於病魔的纏繞，一病半年，眼看着敵人第八次進攻大敗，第九次進攻被殲，可是愈是發急，病魔愈是纏繞得利害。

夏天逝了，秋天到來，病是漸漸的好了，這時才能如願以償的到中條山去，同時因友人的邀約，於是決定作兩月的旅行，於八月一日離開西安向中條山進發。

在臨海路上，車過潼關，就看到隔河的高山，那就是中條山的山脈，我們由繩池下車，徒步六十里，抵黃河渡口。此地兩面高聳，如山峽似的形成一條分水嶺，黃河裏的水流

滾的急流着，雖然河面不寬，可是險峻異常，在國防上却是佔着極重要的地位。所以敵人自從佔領風陵渡後，南望潼關，一直到今天，都是可望而不可及！黃河的偉大，在今天更充分地表現出來。

對河就是中條山，山裏有無數的強兵猛將，在和敵人作決死的戰鬥，這是我們任何人都想像得到的。而山裏面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形？當時的記者也相當的模糊。老大河兩岸，我們照樣有拿着河防任務的部隊，要通過這條河防是比較困難的。老百姓當然不通過，軍人也相當的費事，檢查的手續非常的細密。

在中條山，因為人烟稀少，出產除了糧食一類的東西外，其他的一切都是要靠外面的供給。軍隊方面所食用的鵝魚肉類，都得要到河南來購買，黃河的白浪渡口，因之也成了這條糧運要的交通線，當他們買辦了若干給養一類的東西經過這個渡口時，是會受到相當的麻煩。當然也有些不肖的傢伙，販賣些違禁的物品，可是這樣一來，在這條渡口上，就花樣百出，擺明一點的，什麼東西都可以帶了過去，而普通來往的人，經過的時候却要受到許多無謂的麻煩。而且在檢查的時候，又是一些士兵，一般的講來，河防當然重要，可是將守渡口的重責委之於士兵的身上，要想渡口的安靜，來往渡河的方便，當然是不容易辦到的事。

從白浪渡過黃河，就是山西的省境，在黃河邊上有一個小的鎮市——南溝村，平時是不重要的，現在却熱鬧起來。由於來往的人多，無形中成了一個站驛。這裏有很多價廉的

日用品，手巾，牙刷，肥皂等化粧品，及香烟一類的消耗品，和布匹一類的東西，較後方的價格要便宜到百分之五十。說到它的來源，可叫人會感覺到奇怪——完全是散區運輸過來的。這些貨物的顧主，又大半是來往的行人。

離開了南溝村，就走入中條山境，這裏每十里路程，就有一個「民運站」的組織，每一個民運站經常的有十個半個壯民伙，專司運送給養，子彈，抬傷兵的這件工作。來往的軍人到了這裏，用不着雇夫的麻煩，只要將行李放在民佚站的門口，就會有佚運着把東西送到下一站上。這樣十里一站一站的送下去，一直可以送到你的目的地。每一站的代價是一兩錢。如果你連一角錢都不給話，他也不會一定的向你索。這些佚都是住在每一站的附近計里十里以外的地方。每一次當差三天，一村一村輪流的攤派，逢着當差的時候，都是自備第一口食糧，做飯的黑鍋，什麼時候肚皮餓了，就拿出來充飢，三天的差滿，才能回去。我們因為不養巧的緣故，在南溝村的佚吃不靠着運送給養，不得不花上一元多錢，請了兩隻送傷兵的回來的担架兵送了一站地。到第二站我們也就照樣的享受到民佚站的恩惠了。

第三離南溝村約二十里，偶爾經過一個村鎮，也只有三五戶人家，最奇怪的此地距離河南省，不過十里路，而風俗就相差很多，這裏的女人無論是小兒大人都是裹着一雙小腳，穿緊身的服裝好像唱戲的一樣，寬領大袖，頭上髮髻，豎在頭頂上，也不知道是那一世紀的人，同行的范全忠同志說，現在已經比以前好多了，在軍隊未到以前的樣子叫人看了更

是發笑。

肚皮餓了，在路上要找東西吃，是件困難的事，老百姓的家裏什麼也沒有。非要經過兩三個民運站，才有一個小麵店，除了白湯麵條以外，其他的是再也找不出來。

一天的晚上，我們住在一個小村子裏，好容易找到一點麵粉，做了一鍋麵條，要想找一點蔬菜，是辦不到的事。這裏的老百姓，是整年的吃不到蔬菜，並且他們也不曉得吃菜，軍隊方面有的拿了菜籽教他們去種，他們都不願意。他們的生活是苦極了。可是他們吃得儘管是苦，穿得儘管是壞，住的房子儘管是破爛，然而六七角錢一口的鴉片，却毫不在乎的抽。只要是一所三家村上，都有幾管烟槍，在我們住的那所村子，就有人向我們兜攬生意。那天下午我們因為走疲倦的關係住下了，一位烟鬼似的老太婆向我們說「吃一口煙就會好了」。

另一個賣麵條的掌櫃，我們住在他的店裏，在收市以後，他打開了他破舊的行李，拿出了煙具，吞雲吐霧的吸了起來，他的孩子坐在他的旁邊，也在陪着吸上一口。據他說這煙土的來源，還是來自黃河南岸，每兩土的價格賣到五六十元，他一天的營業所入不過兩三元，可是大烟就要抽到兩元多。

這裏的一切都是異樣的。行政方面沒有保甲制度，所代替的却是村，閭，鄰制。三家爲一鄰，若干鄰爲一閭，若干閭爲一村。村上面統是區長。

其他五花八門的更是有趣，外面初到的人，無論什麼都會感覺到新奇的。

中條山的全面

中條山的概況

在沒有到過中條山以前，對中條山始終是個謎。到了中條山以後，住在高山叢中，什麼也看不到，還是一個謎。在這地圖上看到密密層層的迴紋綫，圈上加圈的烏黑一遍，越發的不可思議！

夏縣的縣誌記載中條山的一段：

「東有太行，西有太華，此山居中故稱，起自蒲坂，迤邐西北，隨在異名，蟠踞數百里，西接安邑，南通平陸，東距垣曲，北控夏縣者東北隅耳。崇巒聳翠，為邑勝境！」

從這一段記載上才揭開了中條山的謎。所謂中條山，即整個晉南三角地帶。由永濟，風陵渡起，一直綿延到垣曲，東西計長六七百里，佔開喜夏縣安邑永濟之一部及曲垣平陸芮城之全部。這才算對中條山有了個輪廓的認識。

中條山的週圍，東有太行山，在太行山與中條山之間有王屋山，左邊有呂梁山，右邊有稷王山。中條山屏障着黃河，四圍又有這許多山圍繞着，更增加了它的價值。敵寇深入晉南後，在中條山有我方大軍，迎頭痛擊，四圍又是我游擊區的根據地，無形中已在我各路包圍之中，渡河的夢想那裏還能夠實現！

中條山的全面

晉南之中條山的軍事

自從二十七年七月，我軍就和敵寇在中條山作戰到現在，敵寇爲了要達到他渡河的企圖，對於中條山的我軍，自然要加以掃蕩，如若不然的話，就要受中條山我軍的牽制，因此不惜十次的犧牲，向中條山進攻。

在這十次的進攻中敵寇所得到的又是什麼呢？不過是一批一批的屍灰運了回去。我們對於敵寇的傷亡，雖然沒有確實的統計，可是在敵寇的文件上看到單單敵寇第二十師團在中條山一年多，就補充了廿多次，直到現在敵人知道攻山已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一變而爲封鎖我們的山口，企圖阻止我們在山下取得給養，因此在山目標築成堅固的工事，一面防備我們的反攻，一面封鎖我們下山的出路。

從垣曲到永濟這一條戰線，除了芮城到永濟的一段是游擊以外，其餘的都是雙方對峙着。在垣曲方面敵人佔據平橫關，這是通垣曲的大道，可是自從敵寇佔領以後，雖然三次攻下垣曲，結果終經我軍擊退，一直到現在敵人還是在橫關方面。在聞喜夏縣方面，是敵人迭次攻擊的地點，現在仍然相持於握掌及夏縣的附近。在安邑方面，也是相持於張店及甘里嶺之線，敵人在中條山簡直可以說沒有絲毫的進展！

中條山的出產

中條山的天氣，比較外面是冷得多，在秋季的時候就要穿棉衣，廢歷九十月間就要落雪，戰士們在冰天雪地之下，是會感到衣衫單薄的。在記者離開中條山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大衣。由於輸送的困難，他們是比較要多受一點苦，去年夏天發的單軍衣，他們在九月才領到手。爲了國家的生存，他們的確是在吃苦了！

中條山，除可開發源源的清泉川流外，可以說什麼都沒有，有的，小河裏面有類似的金沙和山裏的煤礦，及其他的礦藏，可是沒有人去開發。雖然具備了高山流水，也是一所荒涼的深山。登上二十多里路也許找不到一戶人家，幾十戶人家的大村子，幾十里路有時候也難找到一戶。

由於人煙的稀少，山裏的出產所以也很少，除了小米，玉蜀黍一類的雜糧外，其他的可以說就沒有。小麥雖然也種得有，可是不多，因爲地大的關係，一年的收成，老百姓自己已是吃不了的。

在中條山的居民，大都是外面移來的，先到山裏來的人，就佔據了比較好的田地，經他開墾以後的那塊田地，就是他的所有，後來的人，佔據的田地自然就比較稍差，或是在山上面，或是距離水遠一點，他們到這裏以後，自耕自種的都是吃不了，一家的生活也不會感到不夠，或者還有餘裕。

山上的樹木，有些地方是很多，可是經砍伐以後，有些地方也日漸減少，尤其是近年大軍的駐紮，砍伐尤多！果樹四季都不斷的結着，在夏天有桃杏，在秋季有梨子，栗子，

柿子，還出產有大批的胡桃，在八九月的時候到處都是。

山上的獸類也很多，馬，鹿，豹子，狼常常的會出現，野雞特別的多，在山上走着的時候，一眼就看到很多。

除此以外，就什麼也沒有了。我軍自從轉入山地以後，中條山比較以前是熱鬧得多，從前崎嶇難行的亂石道路，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鋪好了沙石的便道，幾條重要的運輸路線，都經我駐軍修成平坦的路面，在戰事緊急的時候，彈藥，給養的輸送比較以前要便利得多。

中條山的仇貨

中條山的地區雖然廣大，因為出產的不多，在我大軍的駐節之下，一切當然不夠；再加上後方輸送的不便，一切也就只有就地自辦。因此士兵們的伙食吃得很貴，當一個二等兵的薪餉是七元半，一個月的伙食現在最低要吃到六元多，而且所吃的又是雜麪饅頭，和小米飯，所餘的一元多錢連買鞋穿都不夠。

因為有這許多人的關係，一切的日用品當然需要，在戰地既沒有軍用合作社一類的組織；後方又由於渡口不能通行，貨物來源的斷絕，因此代之而起的仇貨，就普遍的銷行起來。雖然我們在和敵人一面作經濟戰鬥的時候，敵貨也能源源不斷的從晉東，從山下來到中條山供給我們大軍的需要。

在主管方面，本來是奉命禁止的，可是因爲需要的關係，也顧不了許多了。國民公約第卅一條「不買敵人的貨物」的這一項在這裏可以說用不着。

軍隊的政治部本來是執行杜絕仇貨的，在他們本身就離不了仇貨，單拿紙張來說，雖然在後方能夠買來，可是價格要比前方高上一倍，他們自然用不着捨近而求遠了。

在一次軍政的會議席上，他們對於敵貨的問題，曾經提出討論到禁止的辦法，開會的結果，認爲布匹，手巾，牙刷，牙膏，電池一類的東西，是少不了的。如果禁止以後，馬匪就要感到困難，對消耗品一類的香煙，則絕對禁止。在要道路口，只由地方政府及軍隊方面担任檢查，不准販運。但是開會以後，一點效力也沒有，還是照樣各色各樣的仇貨，自由的販賣。其中的原因，根本是自己的沒有，對於敵貨的禁止自然是辦不到了。

軍隊方面雖然有的也辦了，小規模的合作社，這是解決他們吃的問題，因爲山裏的人家是不養豬羊雞鴨的，平常要想找一個雞蛋都找不出來。因此他們自辦了小規模的合作社，向後方購買鹹魚鹹肉一類的食品供給自己的食用。其他的日用品由於價昂的關係，從後方買來反而比前方價高是沒有人會買的。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要是不先解決自給的問題，在中條山要想杜絕仇貨不是很容易辦到的了。

中條山的政治工作

山西做政治工作的團體是超過任何一省的。中條山是山西的一角，照理這裏的政治工作，是比別的地方要好，可是並不僅然，在地方政府方面，因為是戰區的關係，也許他們的力量不夠，在各機關團體當中，大概是地荒人稀的原因，他們的力量不能發揮出來！因此主要的政治工作就是軍隊政治部方面了。

本來談政治工作，範圍是太廣了。所謂政治工作的表現，除了在牆壁上貼幾張標語，畫幾幅壁畫，貼兩張告民衆書是直形的，其餘的都是看不到的。如果單拿寫標語，畫壁畫來證明政治工作的好壞，那這裏可以說是太好了。牆上五顏六色的玩意兒到處都是，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都有！

說到其他那部可談不上，有人說做政治工作的都是賣膏藥，也有人說就是賣膏藥，只要你賣，沒有人買，你也給他貼上就行了。可是這裏賣膏藥的究竟賣不賣我可不得曉得。一句話政治工作是太廣了！當然其中的困難太多，人事的不夠，我的不足都是重要的原因。

記者在中條山的數月，和政治工作者在一起的時間較長，看他們有的受了相當的限制，有的又定心有餘而力不足！雖然肚皮裏裝滿可滿盤的計劃，而結果還免不了做假報告，連一個月做了多少工作，開了幾次國民月會，畫了幾張表格，整天的佔了好多人忙著什麼似的，事實上却是滿紙的空言，遇到戰事緊急時候，反而是軍隊的累贅，雖然也有些政治工作者跟着在前線上，可是又能做什麼工作。

軍隊方面，對於政治工作者雖然是非常歡迎，可是由於政治部本身的不健全，組織又

是頭重腳輕，愈是上級組織愈龐大，到了團裏只有兩三個人，到營裏有的連營指導員都沒有，連上格外談不到了。

軍隊政治部方面雖然有的也有政治隊的組織，可是大都找不到隊員。在隊員能力高的又嫌待遇太低，沒有人去幹，能力低的既沒有人要，也不能工作，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有工作沒有人去做，自然談不到政治工作的好壞了。

也不能一概抹殺，中條山的民扶站不是很健全的嗎？民扶抬傷兵送子彈不是都很勤勞嗎？

×總司令說得好：「這裏軍民的關係，是軍隊自己造成的」當然軍民能夠合作自然是歸功於「政治工作」的了！

說到其他那就難談了！

中條山的文化

中條山的老百姓共有八九都是文盲，本來是沒有文化可言，在戰時的中條山增添了若干萬的敵軍，有政治工作者，有文化工作者，當然也有一談必要。

在平時用油印，石印，印刷刊物是很少的，甚至於沒有，現在呢？由於鉛印機的笨重，攜帶的不便，在中條山油印機就是通行一時的寶貝，軍隊方面每一個師裏，都有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刊物，印刷成的報紙刊物都是很清晰的。普通每一個師政治部都有一種日間報紙

，登載着重要戰訊。由於消息的困難，內容都比較空虛，他們主要的新聞來源是收音機、報紙，也有抄中央社的電報，大都是一鱗半爪不完全的消息。一般的講來是不夠讀者的要求，同時他們也各有週刊或十日刊，內容都是空泛得很！

最近政治部的掃蕩簡報班也到了中條山，他們用的紙、手搖油印機，一張腦紙可以印刷到三千多份，可惜也是由於消息來源困難，自己沒有電台，內容也是空泛極了。

在地方政府方面，也各出了一張三日刊的報紙，比較模糊，內容登載，山西方面的情形較多，並且是片面特殊的言論。

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辦了一個戰壘日報社，公署會方辦了一所中條戰報社，都是沒有經過合法的登記。間日出一張石印四開報紙。內容除了重要的電訊外，都是在「特殊情形」之下使人不願意看的東西。

文化工作方面除了所謂山西方面的文化工作外，還有我們新聞記者的一個工作團體——青年記者學會服務隊華北第一支隊。他們都是愛好新聞工作的一羣青年，因為沒有得報館方面正式的任用，在青年記者學會的名義之下，奔馳於各戰場，採訪戰地消息，供給各大報館，他們的工作是非常的努力，而又非常的勤苦，在隊部方面連吃飯都是自己動手，是優秀的青年記者！

這裏的刊物報紙由於不能滿足讀者的關係，後方的食糧非常的需要。洛陽的報紙，因為距離較近的關係，這裏銷數較多。

重慶方面報紙刊物來得較遲，差不多要一個月的功夫才能到達。

××方面在中條山辦了有合作社，代售許多禁售的書籍和未經登記的晉東的報紙，由於路遠和各方面交通不便的關係，銷數也很有限。

中條山文化的歸結，可以從兩方面來講：在軍隊政治部方面是太覺分散無力，在地方政府及各團體方面是太亂，思想又是紛歧複雜，黑漆一團！

九次退敵紀詳

中條山的戰事，自從二十七年的七月，我軍爲了牽制敵人的渡河，即轉入晉南的高原三角地帶。平時無人過問的荒山，這時已成了黃河的屏障，大西北及中原的堡壘。

我們的大軍轉入了中條山以後，這時敵軍的主力雖然不在晉南，可是敵寇却一面仍作攻山的企圖。

二十七年的八月，敵寇開始向中條山作第一次的進攻，當時敵寇的兵力較少，祇有二千餘人，附了十一門砲向中條山的西部平陸茅津一帶進攻。在馬村，太寬等地與我××軍××師激戰，這一戰的結果，敵寇是遭了失敗，被我擊退，隨造成了第一次的勝利！

敵寇因第一次的進攻失敗，接着就發動第二次的進攻，這一次敵寇增加了三千人，以第二十師團七十七聯隊爲主力，附屬了十餘門砲及裝甲汽車若干輛，向永濟方面黃河左岸至三角地帶進攻。從八月十五日起激戰至二十三日，始將敵擊退。這一戰共斃傷敵兵的數目達一千餘百餘人。由於戰事激烈我方亦傷亡了七百餘人。

同時敵寇在同蒲路以西，辛店方面與我軍也激戰了六天，結果敵寇也遭了慘敗，我軍造成辛店之役的大勝！

第三次敵寇的進攻，係爲了側顧黃河左岸三角地帶的作戰，於八月十六日起，向安邑縣以南之二十里嶺及芮城縣附近進攻，與我軍激戰了九天，直至二十六日，敵寇因應接不

上，乃不支退却，斯爲敵寇第三次進攻之失敗！

第四次敵寇第十師團由於西部進攻失敗後，乃轉向中條山中都進攻。由張店侯王，向義軍及軍侯家嶺陣地攻擊，同時敵之七十九聯隊，及七十八聯隊，由夏縣以東，西向侯家嶺等地向我××師進犯，這一次敵寇的進攻，企圖用全力掃蕩我中條山，以猛力之砲火，作激烈之戰鬥，我軍奮勇抵抗達五晝夜，卒將敵擊潰。此役我軍之傷亡，由營長以下之官兵計達千餘人，敵寇之傷亡，亦在一千以上。

第五次敵軍第一〇八師團，由陽城攻陷垣曲後，即回猗縣落鎮，奔橫嶺關。向余家山××師，及溫山××師陣地進犯。自十月十七日起，激戰至十八日，敵將我余家山及溫山陣地突破，此時我軍乃向後轉移，敵寇跟蹤攻擊，前進至香鼻溝，上下橫嶺及青山村等地。其時幸我××兩師以主力攻擊落鎮敵後，東西合力夾擊，至廿四日敵寇被我擊破，向林塔退，子兒山，大嶺退去，於是我又造成第五次之勝利，總計此役敵兵傷亡在四千以上！入冬敵寇自第五次進攻大敗後，戰事即轉沉寂，一直到廿八年一月，始再作第六次進犯。這次敵軍又轉向中條山西部，仍作大規模之進攻。以五千餘人，分五路進攻我虞鄉以南，由二十四日起激戰至三晝夜，我軍此時因遭受不利，即轉由敵後迂迴，轉入安邑，向敵包圍。至此敵軍已無力應戰，第六次進攻又遭失敗。我軍於此役並擊斃敵之綠營旅團長，雙方傷亡均達千餘人，我方亦陣亡團長一人。

第七次敵軍一萬餘人，於三月廿九日分兩路向我進犯，一路由甘里嶺，一路由張店進

犯張茅大道，企圖攻陷我平陸茅津。其時我因敵勢甚銳，故誘敵深入，逐步後退至大村；一面並迂迴敵後夾擊，孤軍深入之敵寇，至此又大敗潰退。我於此役殲敵約二千餘人。

敵寇自第七次進攻失敗後，又沉寂了兩個月的功夫，於六月初又作第八次之進攻，這一次的進攻的敵軍，約在三萬以上。六月四日的敵軍的分佈是以第廿師閻河野所部全部進入安邑，運城，夏縣，聞喜及鹽池一帶；一〇八師團牛島所部關之六，高橋兩旅團集結於解縣。

六月六日敵分九路向我張店，從善村，西密，張村，白家莊，二十里嶺，情華鎮，六官，趙村等地進犯。來勢洶洶，向我各路直進，我軍因力量單薄，致使敵軍深入，是日敵一路攻入二十里嶺，一路進芮城，一路陷陌南并對我河南靈寶砲擊，於六日七日八日三夜，敵各以三四百偷渡黃河均未得逞。至九日夜敵在陌師廟方面被我擊退。

由張店至茅津公路南下之敵，在張店，侯王，灘前村，先後奪我軫橋，大寬村，與我×部×獨立旅在大臣下牛，武家溝，黃龍嶺，咀嘴岸南谷村之綏血戰，在敵砲狂擊之下，大溝下牛，大臣陣地被敵擊破。八日敵陷平陸，我××團與敵三晝之苦鬥，全部殉國！戰事至此全線危殆，十日敵一股又竄入茅津渡。我軍於此時，前面有寇軍直進，後有天然黃河督戰隊之阻，前不能擊退敵寇，後不能渡過黃河，乃變更方略，化整為零，挺進敵後，變敵人後方為前方，向敵之後方攻擊，由十五日起激戰至十九日，二十里嶺以南之敵寇已為我全部肅清。

敵寇因第八次進攻失敗，接着於二十日向中條山東部作第九次之進攻，由王家河橫嶺關方面進攻皋落，激戰至二十一日皋落淪陷敵手，敵佔皋落後，再向我垣曲進窺，於二十二日垣曲再陷，是時我惟有以全力反攻，一面並向敵後挺進，在二十四日敵軍已呈動搖，我於二十五日收復垣曲，跟蹤追擊，大獲全勝，敵寇九次進攻又或畫餅！

第十次反掃蕩

一

如果拿敵人以一師團的兵力計算進攻中條山的話：這一次算是第十次了，其他零星的戰鬥要是計算進去，那可不止此數，其至數十次，以至百次都很難講。今年（二十八）敵年寇前後的進攻，連這一次已是三次；四月間一次，六月間一次，都被打了回去，這一次也同樣的把敵人逐了出去，衛司令長官，四月間對記者的談話就說「中條山已成鐵山」，現在不用說中條山是更加堅固了。

本來中條山已具備了天然險要的地理形勢，再加上我堅強英勇的守軍，敵寇要想突破，自然是難乎其難。

誰都知道中條山的重要，的確它是太重要了，因為它屏障着黃河北岸，牽制了敵人進攻大西北及渡河的企圖，敵寇認為是眼中釘，雖然想拔去這個眼中釘，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一年餘來終是可望而不可及！

此次的進攻，最初是敵酋板垣征四郎在翼城召集軍學會議，當時我們就以爲敵寇將有蠢動，可是結果未見動靜，最近因爲我軍的一部移防晉東，換防的部隊尚未到達，因而陣面比較空虛。爲敵探報了過去，敵寇認爲時機至，乃調動三十七師團，三十三師團之二部，及一〇八師團之混成旅，於三日向我進攻。

敵寇進攻的企圖，早就存着封鎖山口的念頭，如果封鎖以後，就可以阻止我軍於山下取得給養，因為中縣山人烟稀少，糧食產量不多，我方的給養除了後方的補給外，大部自然要向山下購買。敵寇對於山口的封鎖，早就有此企圖，於十月二十六日曾一度猛攻裴社，未能得逞，此次再度進攻，因我軍陣地空虛，在戰鬥開始的時候，稍有不和，使敵寇由裴社中突入，正當危急之時，幸我軍由晉東趕到，以機動之增援，向敵人後方進攻，至此敵軍已前後受擊，於是第十次之進攻又告失敗。

二

這一次敵寇的進攻，照例地每天發射到二千砲以上，然後以戰車衝入，接着就施放毒氣。在十二月四日，下午敵軍的第二部竄入我××師的防地上下橫樑。是夜我軍即以正面轉移馬家廟，兩翼三道防綫，兩翼則仍保持原有陣地，繼續抵抗至五日夜敵跟踪猛攻，激戰至六日晨，敵軍會合主力向西轉移，進犯×師子花塔塔陣地。同時敵軍又向我馬家廟東南高地進攻，敵軍進犯，苦戰至七日馬家廟東南高地又被突破，子花塔塔陣地至此亦告放棄，全線頗呈緊張，敵寇仍然猛攻，企圖切斷我×師又××師之聯絡。×師此時因所有之兵力已完全佈置於長距離之陣面，一面仍督促××團恢復子花塔塔，×團長受命後，即率部反攻，在敵砲火之戰鬥下，敵寇頑強抵抗，奏功當然不多，×師長觀此情形，已準備親率師部之特務連反攻，因此我××團更不敢稍懈，×營營長段聘三，親率四五寸健兒，脫法去身的服裝，於嚴密之形勢，明瞭中操胸露膽，以示誓死之決心，與敵寇進行白刃戰鬥。

在××師方面，由馬家廟東南高地，再轉至小嶺一線，戰鬥更加猛烈。

小嶺是一條大道，地勢相當險要，我軍轉入此綫後，敵軍跟踪來攻，雖在敵機盤旋掃射威脅之下，我軍亦不得不沉着應戰，戰壕中的戰士，已數日不食，猶屹立不動，當十餘架飛機，在陣地上盤旋出現的時候，有一個新兵，正俯伏在山頂，眼看着敵機更番掃射轟炸，心中不免胆怯，於是就用手按在地上，慢慢地向後移動，其時伏在他兩邊的弟兄，看着他們均未開口，待敵機去後，這個新兵慢慢地爬回原來的地位，他的伙伴，就譏刺他：

「幾天都沒有吃飯，你還怕死嗎？你跑，跑到那裏去？」

這個新兵經他的伙伴譏諷之後，當時很不好受，可是等敵機再來的時候，他也和他的伙伴一樣地屹立着不動了。戰士的沉着應戰，和戰鬥的決心在這個時候，已經沒有半句話可說，在激烈的機槍聲不斷的響叫中，小嶺的戰事，愈演愈烈，敵軍一次一次的攻了上來，均被打了回去。一連數次的肉搏，我軍始終守住了這道防線，當時我方有一個機槍手陣亡了，因為雙方距離近的關係，被敵兵看見了，一個寇兵，慢慢的爬了過來，搶過這挺機關槍，掉過來，正預備朝着我軍掃射，不提防被我方的一个中士看到了，很快的跳過來，迎頭一槍結果了這個寇軍。

三

此時敵軍就以爲獲得了勝利，敵軍第三十七師團長平田，尤爲滿足，在他的嘉獎的命令上露出得意口調：

「在零度以下，居然達到一千六百公尺高度的進展，可以說是皇軍的光榮。」

其實歡喜得太早了。

敵軍在這個時候，認為在中條山已經壓住了我軍，又想到乘機進攻垣曲，在我們獲得敵方的命令上可以看到：

「三十七師團命令十二月九日于運城」：

一、敵方之主力第三軍因受師團之猛攻，已被壓迫擊滅于東西交口附近（註：東西交口即小嶺以南）

二、師團爲策應作戰從潞安翼城方面，急襲敵之補給策源地垣曲。

三、貴兵團配屬部隊如舊，從毛家灣店頭村，朱家莊方面急襲垣曲，企圖須嚴密，行動須秘密，最要者應實施欺騙行動。

四、以爆炸一大隊偵察一中隊隨時協助。

五、此後貴兵團之背後連絡線，變換爲橫嶺關至垣曲大道方面。

六、余已至聞喜指揮作戰。

師團長平田（印）

當正面的戰事危急之期，我方的援軍亦已到達，於十日拂曉我左翼××師全線總反攻。以增援之××軍，及右翼之××軍挺進敵後，至十八坪，石橋附近威脅敵後，側背攻擊，一鼓將敵擊破。至此敵軍大部西撤，其一部二千餘仍分據馬家廟，東西高地等帶頑抗。

十二日我軍再度猛攻，敵軍已無抵抗能力，我軍乘勝追擊，士氣大振。在積雪未化的山頭上我軍屹立，在寒風中，把軍後圍裹在身上如大氅的防禦冷風的侵襲，也不覺得痛苦，用機槍對準着敵寇一陣陣掃射。本來此時敵寇已處於不利的地位，在白天不敢退却，也只好伏在戰壕裏不動。

在我軍左翼陣地的高山上，可以遠望到對山敵寇的動靜，由於我軍各路的出擊，敵軍已感到不安，再如我方的砲兵活躍，一砲緊接一砲的轟進去，也不見敵方的大砲轟了過來。前綫上的機槍聲，連發砲聲不斷的響着，到日暮的時候，戰況才漸漸的沉寂，敵寇也漸漸的退盡。我軍各路即開始反掃蕩，跟踪追擊，使敵寇第十次進攻之企圖，又成泡影，敵將平田自然也空喜歡了一場。

四

這一次的勝利和四月間鄂北隨襄大戰放開口袋捉老鼠情形相同，××集團軍周參謀長稱此次的勝利，爲剪刀戰術。當敵突破我第二道防線時，我軍兩翼仍保持原陣地，雖然正面轉移陣形正像剪刀之攔開，待我援軍到達，即從左右側面攻擊，深入敵後，如剪刀之收縮。敵寇至此必敗無疑。惜當時我深入敵後之某軍因攻擊夏家溝受阻，使動作稍緩，否則敵軍將一生無還。

敵寇總崩潰前夕的晉南

中條山是敵寇的宣腸，這是敵人自己的供認，事實上也是這樣的。中條山遍佈晉南，山巒起伏，屏障黃河，牽制住了敵人，使敵寇前進不得，退後不能，自從廿七年的七月敵寇就跌入中條山的山澗，一直到今天十八個月來始終沒有爬了出來。在這十八個月中敵寇前後十次的進攻，沒有一次不是大敗，這顯然的證明了敵寇的衰弱。

去年十二月敵寇最後一次的進攻開喜，夏縣的東南高地，（即第十次進攻中條山）經我軍擊退後，於十四日敵寇一度再闖進犯，可是已無能為力，接着敵寇再轉向左翼張店進犯，結果也同樣的遭擊退。

新年的第三天記者離開中條山的時候，敵寇却又發動了二次的攻勢，連珠似的大砲，却正像爆竹一樣的燃放，進攻我×師大洋附近的陣地。當着一元復始的新年，將士們的精神更為奮發，殺起倭寇來也更加起勁，在記者過河的那天，敵寇又敗了回去。中條山的天氣此時也突驟嚴寒，在冰天雪地的戰場，戰事也就漸轉沉寂。

一

在敵寇第十次進攻後，接着就是我們各路總攻。山西全線一齊發動了攻勢。中條山方面由於敵寇的進攻，阻礙了攻勢的進行，除了担任正面的防線外，只抽出了二師的兵力下山襲擊敵人。

敵寇總崩潰前夕的晉南

敵軍方面雖然空虛，可是也時時的防備着我們去襲擊。×××師奉命下山襲擊，除了統率本部以外，另外還配屬了×師的一團作前鋒。大隊挺進到敵人的後方，首先破壞敵方的交通道，同蒲線鐵路。由於敵軍防範的嚴密，黑夜中發生了遭遇戰，在敵方的機關槍火力下，我們的部隊自然是會受相當的犧牲。另一部雖然也攻到××縣城，要想奏功也不容易，因此在新年元旦的那天就撤了回來，其他各路的反攻進展也有限。攻勢至此就算結束。我這一次的攻勢，一般的來講，是沒有收到多大的效果。在這裏我們可以一看敵我的實力是怎樣了。

在初期抗戰的時候，敵人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取，敵閥曾自誇其皇軍爲「皇軍六」，而我們呢，不客氣地說，當然是抵敵不過，可以說是累敗累戰，可是自從第二期抗戰以來，敵人無論是在那一線的進攻大都是失敗，直到現在敵人已是變爲攻不能克，戰也不能取了。中條山十次的進攻，沒有一次不是被打了回去，敵寇的能力到那裏去了呢？敵閥還敢自誇其皇軍爲皇風嗎？

說到我軍在守勢上，凡是所守的陣地，在過去還要敵人化了極大的代價才會放棄，現在可不然了，敵人就是化了極大的代價，也不能得到一寸土地，這可以說是事實。談到攻的方面，雖然有些地方經我們次第的克復，可是要真正的做到「攻必克」「戰必取」也尚非其時。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敵人實力的倒弱和我們的實力增長，毫無疑義的我們是愈戰愈強

現在敵軍裏面調到前線來打我們。這種「以華制華」的毒辣手段，我們惟一的對付方策當然是着重在游擊隊的身上，可是山西的游擊隊，正是號稱神聖游擊的能手，×××而他們究竟游擊到如何的地步？我們雖然不敢隨便的說他們「游而不變」，可是在這裏的老百姓却覺得一段普遍似地歌謠：

敵對×××是逃難的，

×××是要飯的，

×××是打仗的。」

在這一種情形的下面，我們當然痛恨敵人，可是敵人的苦悶更可以看出來了，我們要打擊敵人對於敵區方面，自然還要加緊的努力！

二

整個的晉南，是一個三角地帶，包括中條山的全面，在芮城以西是游擊區域，敵人進攻的路線從東邊起，第一條路線是由橫嶺關至垣曲大道，第二條路線是由夏縣至王家河大道，第三條路線是由張店至茅津大道，第四條路線即二十里嶺至西店大道。在這幾條大道，以夏茅大道，及張茅大道是敵人經常進攻的路線，過去敵人雖然曾數度深入，可是現在敵人要想深入，恐怕都不能夠了。

敵寇唯一的企圖，是想封鎖住我們的山口，好阻止我們從山下取得給養，在第十次的

進攻，雖然達到封鎖山口的希望，可是僅能封鎖我們向開喜方面的出路；而夏縣的各方衝動山圍，還是在我們的手裏。最近的消息，就是聞喜縣方面，敵人無法封鎖各個山口也將攻築到我們的手裏。

雖然敵人就只有積極的構築工事，好防備着我們去襲擊，現在的中條山已是積雪滿山嶺，天氣的寒冷的零度以下，敵人的攻勢已挫，戰事自然也轉氣沉寂了。

山西的一角

抗戰的山西——有些人說是最進步的，也有些人說是模範的。是的山西的確是和別處不同，別處沒有的東西這裏都有，別處所有的東西到這裏也另外換一個樣兒。談到整個的山西，記者不是山西通，而且也沒有到過山西的全部。所到的地方不過是山西的一個角，因此所見到的也只是這一個角裏面的。

好老百姓

在晉南住了三個月，和老百姓在一起的時候較多，他們的一切當然看也看慣了，這裏所說的「好」字不一定說是樣樣都好，首先他們有一半是抽鴉片的這個「好」字又何從講起呢？

所謂「好老百姓」是因為他們對於政府是絕對的服從，凡是公家一個命令無論是要什麼就能於一樣樣地辦到。就拿當公差的民伕來說，凡是攤到公差的民伕，照例是三天，自備着乾糧去應差，決不會到兩半天就跑了回去。當戰事緊急的時候，抬傷兵，送子彈，雖然在黑夜裏也照樣的運送，絕對沒有一個人會偷懶的跑掉。

此外還有一件足以稱讚的事，是傳遞信件。如果有人要寄一封信件到某地，只要在信封上寫好，寫好了沿路的地名，用不着貼郵票送到村辦公處，他就會依照着你所寄的地名一點一點轉遞下去，只要是在山西省境以內，他都能夠給你送到受信人的手裏，也決沒有送

不到的事。

他們的生活儘管是苦，可是只要你是辦公事的，（軍隊例外）無論到了村，問，鄉長的家裏，他都會很好的招待你。一個朋友對我說：

「一天的晚上我住在一個人家，這家的主人殷勤的招待酒飯，第二天臨行的時候我拿出一張五元的鈔票給這家的主人，這家的主人堅不敢收。問他不收的原因，他說：『你們是公家的人，我們這裏有規矩，是要招待的』。以後我這位朋友就對他講：『我不是辦公事的，我是黨部的不能受你們的招待』。這位主人還說：『你們黨部也是公家的人，我們不能收你們的錢』。這樣的結果，我這位朋友就把五元錢給了這家的小孩子。」

老百姓對於公家的人據說是向例要招待的，在他們招待以後再向全村裏的攤派，因此每一戶人家平常攤派的錢是很多的。

山西的團體多

山西的團體之多，多得令人可怕，所謂最進步的原因也許就是有這許多團體的緣故吧？

一個小小的潯陽鎮，單單團體就有二十多個，現在我們可以來一次點名：

「政交局，文化站，民族革命通訊社平陸分社，戰壘日報社，公犧夏縣中心區聯委會，晉南農救總會，晉南工救總會，晉南婦救總會，中條戰報社，三區公犧聯委會。」

工會，潤陽民革小學校，晉南青救總會，敵區工作團，精神建設委員會，緩徵敵區災情調查團，學術研究會，動員劇團，民族革命大學第九分校，突擊隊。

上面所列的團體，僅僅是民衆團體，就有二十多個現在我們再來一個簡略的介紹：

公犧夏縣中心區委會，這一個團體是最有力的團體。我們平常常說的山西公道團及犧牲同盟救國會，現在合併成爲一個團體。簡稱公犧聯委會，這個團體在各縣各區都有分會，縣分會以上有中心縣區委會，每一中心縣區委會，指揮若干縣分會。會裏面的負責人，特派員一人，委員若干人，縣中心區委會上面就是省方的聯委會。

公犧聯委會的工作是組織民衆，在每一縣都成立有農人救國會，工人救國會，婦女救國會，青年救國會，這四個團體是直接受公犧聯委會的領導，他們的工作也是組織民衆。其次說到精神建設委員會，這一個團體就是山西的民族革命同志會的一個團體，中心區及縣均設有分會，他們的工作表面上也是組織民衆。

還有敵區工作團，災情調查團及最近新成立的突擊團都是最有力的團體，其中突擊團又是有武裝的團體。

這些團體對上面可以說完全是對閻先生負責，可是團體與團體之間的關係說起來却很有趣，公犧聯委會，是成立最早的團體，勢力當然較大，就因爲它勢力大的關係，所以又成立了精神建設委員會，精神建設委員會的負責人當然反公犧的了。

在精神建設委員會，成立以後，又成立敵區工作團來對付精神建設委員會及公犧聯委

會。最近却又成立了突擊團來對付他們。

突擊團是有槍枝的，既定名為突擊團，既然是作突擊的工作，究竟是如何的突擊？向誰突擊？也許是誰也不曉得？

在這許多複雜的團體中，結果弄得民衆自己也莫明其妙；究竟自己也不曉得是誰的？

有了這們許多的團體，說起來是做民運工作，可是結果民衆還是民衆！

既然有這麼多的團體，每一個團體自然也要一筆經費，有人這樣說山西團體的經費，等於山西軍隊的經費。

這許多團體的工作人，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是由十五元到廿元，苦却是很苦，可是這一筆費用也就相當驚人。

形式的地方政府

團體之多是山西獨有的，而這些團體照理也應該受地方政府的統率才對，奇怪的是這些團體它不但受地方政府的統率而且還要地方政府來給他們籌款。

縣長的工作，除了辦公差之和躲避敵人以外，主要的工作，可以說是應付這許多的團體了。一個縣裏週旋於這些團體之間，替他們派款，籌經費已是夠受，對於其他的工作裏還能過問？因此縣政府也就成了一個形式的了。

這裏的行政人員的待遇也是和普通團體人員的待遇相同。縣長的薪金比較多一點，

個月有一百多元，普通的職員只有二三十元，他們所吃的餐，每餐只有半碗菜和湯，些黑饅，真的確是過的戰時生活。

我曾經見到他們八個區長，要是沒有人介紹的話，誰也不曉得他是個區長，衣服襤褸和勤務一樣，貌不驚人，土裏土氣的那裏看得出是一個區長？這樣的地方官，自然可以說是好地方官了，然而他們的工作究竟怎樣？那也就難談了。

現在第七行政區所屬包括晉南垣曲、絳縣、翼城、聞喜、夏縣、曲沃、安邑、平陸、虞鄉、解縣、蒲城、永濟等十二縣，除了曲沃，解縣虞鄉等縣完全淪陷以外，其餘僅部份的陷落，惟平陸縣全部完壁。而縣政府的所在地，已一律遷到鄉村辦公，對於建設的工作雖然他們都辦了造紙廠煤礦，合作社等，可是都是私人賺錢的買賣。

在涇陽鎮他們還辦了一所修械廠，自造手槍步槍，利用同蒲路的鐵軌，用人工自造一天據說能造一枝手槍若干枝步槍。另外××方面在這裏也設了一所修造廠，造成了的槍枝，隨便賣給老百姓，或其他方面。

情形特殊

「情形」「特殊」這四個字，在這裏可以用來解釋一切，有一次我參加了一次軍政聯席會議，照政府的法令規定，在戰區得由黨政軍聯合成立黨政軍聯席會議，開會的時候，軍隊的一方提出了這個問題，希望根據政府的法令成立一個黨政軍聯保辦事處來辦理各項的

問題。當他這一個問題提出以後，另一種辦法成立軍政民聯席會議，爲了一個字的關係雙方爭執了好久，結果這一次會議的結果，是完結，沒有那們一會事。

在他們這一個「軍政民」法令的規定，除了××有此組織產生，沒有的地方，就沒有這一個組織。

所謂「軍政民」這三個字，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們所指的「軍政民」軍是代表軍隊，政是代表政府機關，而「民」都是代表這些團體。這一種情形就是所謂「情形特殊」，如果有人略加反對，就會被罵爲頑固份子。

這裏的一切，都說是前進的革命的，牆壁上的標語，五顏六色的多得很多，「打倒賣國賊」「打倒磨擦專家」什麼都有，據說這是最前進，最革命的，如是不這樣，就是不革命，退步的！

我不懂得這些，我很奇怪，這裏面的老百姓十之八九都是睜眼睛子，前進的先生們費了那們多的工夫也不知道是弄給誰看？

我曾經參觀公議會的一個孩子團體，裏面有許多的天真活潑的小孩，都是十一二歲，其中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在寫壁報，壁報上面也有一欄小言論，文字寫得很流利，可是內容呢？說起來又是一個奇怪，本來是罵汪精衛的，可是他卻把「托派托匪，托拉茨基」的罵了一頓，我問他「托匪」「托拉茨基」是什麼意思，他雖然都諱了出來，我再向他問「托匪」與我們有什麼關係，他却說不出來了，以後我又問他你這個壁報是寫給什麼

人看的，他說是寫給老百姓看的。我又問他老百姓他們懂得「托匪」「托拉茨基」是誰呢？他倒回答不出來了。

一個個很好的小孩子，什麼還沒有知道，就知道了這些。我真不懂得這個道理？

在這許多「特殊情形」之下的老百姓自然也跟着特殊起來。

他們所用的錢幣，都是山西的省鈔，山西的省鈔又大半是十元五元的，省鈔的價值，一般的說，祇值法幣的百分之六十，可是在法令上來講，是和法幣同樣的行使，不得折扣。在用的時候，老百姓他會給你加起價來計算，譬如三角錢一尺布，如果全省鈔來用就是五角錢一尺了。

提起了省鈔老百姓都全頭痛的，他們買辦貨物是要拿法幣去買的，可是賣出去的都是省鈔，再去辦貨就不能使用，因此省鈔就不受歡迎。還有一點，省鈔因為大都是十元五元，找起零來，就很困難，往往的買一元的東西拿出十元的鈔票，要賣東西的找，這樣就常常會發生爭吵。如果是軍人的話，格外會引起爭執。

晉南的黨務

在山西來談國民黨，是沒有什麼可談，自從十八年到現在整整的十年，山西就沒有國民黨，直到最近才牽開始恢復黨部。

黨部雖然恢復，可是黨的工作，只能登記黨員整理黨籍，其他的工作，在這裏可以不

勞費心。黨部的經費，却少得可憐，縣黨部一等縣一百元二等縣八十元，三等縣六十元，連薪金辦公，一切費用完全在內，一個書記長每月的生活只有十五元。在這一種情形之下「黨官」這一句頭銜總可以免掉了罷？

爲了便於指揮的關係，在縣黨部上面添了一個指導專員，在晉南方面的是由省黨部派去的李猶龍先生。黨部成立以後一切的問題都來了。本來山西是沒有黨部的，現在既然有了黨部，照理任何組織，都應該受黨部的領導才對。然而可不然，這裏的團體還是各自爲政，在黨部方面因爲初創的關係，一切還有待於將來。

老實說，今天的中國，是三民主義的中國，是誰也推翻不了的。這要是頭腦清醒的，是真正革命的，思想前進的青年，也決不會背棄三民主義、否認三民主義的！除非他是無學術的、才會反對三民主義，背棄三民主義！

在這裏可以得到證明，初創的黨部，是什麼都不及人的，可是居然有很多的青年，從他們的團體裏跑到國民黨裏來要求入黨，他們的團體平常是看不起國民黨的，現在爲什麼他們又會跑到國民黨來呢？

在這許多團體當中，因爲跑到國民黨來的人多，因此也拿出來的辦法來禁止他們加入國民黨，如果有人加入國民黨就開除職業，他們雖然這樣的限制，可是雖然還有許多青年們，他開除職業，還是要來加入國民黨。

第二戰區政治通局的一個無線電台長，因爲加入了國民黨，結果他的飯碗也丟了，

却巧那天在一個朋友的處方我見到了他，他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以後，隨時我就代他介紹另一個機關裏去。

這一類的事說起來，是多麼有趣！在他們的言論上口口聲聲反對政府限制公務員的黨籍，而現在他們自己卻限制了公務員的黨籍！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

這就是山西的一角「情形特殊」！前進的！模範的！

敵寇在晉南

晉南的敵寇，在軍事方面既受阻於中條山，不能前進，就只有一面作固守的打算；一面則從事政治，經濟的進攻，根據敵關所訂的「以戰養戰」的毒計來對付在華的戰爭。

晉南各縣，敵寇可說是完全用「懷柔政策」來爭取我們的老百姓，事實所在「中國人到處是中國人」除非是別具心肝的漢奸以外，是決不甘心受治於異類的。在山下的老百姓對於祖國是不會一刻忘掉的，凡是我們下山去的工作同志，他們都會用種種方法來幫助的。×部的一個偵探在山下工作，被敵人捉了去。他們不惜以身家的担保，證明他是好人，是親戚關係，這樣我們的工作同志才遭了解放。這一類的可以說多得很！

在靠近同蒲鐵路的老百姓，是負有保護鐵路的責任的，敵寇命令他們看守着，如果我有我方來破壞的時候，他們如果不報告就要受到生命的危險！在此種情形下他們雖然爲難，可是仍然幫助我們的軍隊要我們的軍隊在破壞以後放槍，敵人一聽到槍聲就可以沒有他們的事。

在經濟方面敵寇是儘量破壞我們的法幣，迫使着老百姓使用偽聯合準備銀行的鈔券，可是我們的老百姓仍然對於法幣的重視，儲藏起來，敵寇因爲使偽聯合準備銀行的鈔券流行起見，是不惜千方百計來破壞的。凡是敵人所操縱的必需物資，如果用的聯合準備銀行的鈔券購買，即平價出售，要是以法幣去購則抬高物價。

安邑縣運城的鹽池，是晉南食鹽的供給地，自淪陷以後，鹽池的食鹽就落在敵人的手裏。敵寇就拿它作為減低法幣的主要工具。食鹽因為是人民必需的，因此敵寇破壞法幣的詭謀在這裏却獲得了相當的成功，據說凡是以前聯全華備鹽的鹽商，一元錢可以買到十斤，如果拿法幣購買鹽商的一元錢只能買到一二斤。

敵寇在經濟進攻方面除了破壞我法幣以外，一面還收買我們的法幣，組織了若干販賣日貨的商人，售賣仇貨，企圖套換法幣。

在政治方面組織了偽縣公署及偽縣協會，俾政治進攻的耳鼻，現在各偽組織，均為第一成立，其利用的份子都是地痞流氓，及失意軍人，據我們調查所得各縣的偽知事計有：

永濟偽維持會長張毅齋	五十歲	永濟縣人	被迫任職曾任民政廳秘書
安邑偽縣知事喬教堂	五十二歲	安邑縣人	曾任烟酒局長
曲沃偽縣知事郭篤生	四十八歲	曲沃縣人	曾任縣財政局長
翼城縣偽知事楊潤同	三十八歲	渾源縣人	曾任縣財政局長
虞鄉縣偽知事李蔭華	四十六歲	解縣人	曾任保安隊長
夏縣偽知事黨德南	三十五歲	夏縣人	曾任連長
聞喜縣偽知事蔭繼	六十二歲	聞喜縣人	曾任連長
臨縣偽知事李贊襄	七十八歲	解縣人	曾任縣長

絳縣偽知事張樂文

三十八歲

絳縣人

曾任營長

在這些偽組織中，其中大都是屈意承歡，爲敵寇利用執行懷柔，欺騙利誘的麻醉政策的。可是也有一部份是被敵所迫因而善意的來維持地方，與我方有密切的聯絡，常常供給我們敵偽的情報。

敵寇在各縣有宣撫班也辦了有學校，施行其「懷柔政策」。同時在各鄉村成立有巡邏團，強迫着各村的青年去受訓練，往往訓練數日以後，就在夜間用汽車運走。這個戰區的青年運到那一個戰區，那一個戰區的青年運到這一個戰區。去年在夏縣就發現了數次，最近又在晉南各縣抽調了四千八百多名運走，作爲補給其兵源之不足。

敵寇越是在敵區方面向我們靈活，越是表現他的空虛。過去敵寇的給養食糧大都是由敵國內補充。我們平常所知道的寇軍都是吃的罐頭，餅乾等一類的東西，現在據說已經寥寥無幾！甚至於已經完全沒有。

在敵區方面，如玉蜀黍，小米蔬菜、蘿蔔葱、韭等一類的東西平常敵寇是不要的，現在凡是能果腹的東西，一概的收去充作食料。

寇兵的窮苦，也過於往昔，身上呢子軍衣已經破爛不堪，也沒有添發，寇兵在抽菸吸馬一帶的甚至於向老百姓索取鞋襪上，而發給他們的紙烟都拿來賣給老百姓換零錢使用。日暮窮途的敵寇，在這裏已經窮困到這樣！因此敵兵中厭戰的情緒高漲，在戰場上時常發現他們的反戰傳單，其中的情形也許大半是由此而起。

告別中條山

——致中條山英勇將士——

在中條山，因為時間不多，所見到的也不廣，如果要問到我對中條山的觀感，自然是很膚淺的了。

第一在軍事上能夠造成十次的勝利這不能不歸功於我守軍的英勇和戰鬥力的堅強，以及指揮的高妙。第十次的勝利該如第×集團軍周參謀長所談係用剪刀的戰略，和今春鄂北大捷，採用之放開口袋捉老鼠大同小異用兵的神武，令人感嘆！倭寇至此焉能不敗！

第二在政治上山西的情形特殊，軍隊是很難得到政治上的幫助；可是我們照樣的打勝仗，照樣有許多老百姓的幫助。當不奇怪？曾總司令說得好：「這裏軍民的關係是我們軍隊自己造成的。」可見我們都做到「軍民合作了。」這種軍愛民，民愛軍的精神我們不但保持，而且還要發揚光大！尤其食軍隊政治工作者更要加強推動工作的！

第三在經濟上，中條山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一切的用品取之於敵方者甚衆，關係很大，是要急切謀補救的辦法來制止才好！

上面說的是實情，不是套話。在軍事上我們確已得到了勝利，在政治經濟上如果再有辦法，對於軍事上的幫助那就更大了！

勝利已經在望同志们們努力！再見！

今日的山西雖然是比較複雜可是歸根結底的說一句；還是在政府的領導之下，絕對的服從，所謂「情形特殊，情形複雜」完全是由於某方面的把持，照最近的情形看來，這些特殊「複雜」的情形，馬上就有消滅的可能！這當然還希望主持方面的努力！

記者對本書的寫作，本來還有很多很多的報導，可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並沒有宣佈的必要，因此也就從略，其中關於「合理負擔」，「隻眼看山西」，「兩篇本來還要列入，由於這」點主管出版方面的指示，業經刪除，內容雖較空泛，可是爲了國家至上的大目標也是情願的。

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於西京

82
77-234

本書得西安圖書館登錄
委員會審查證字第十四號

著 者 周 海 萍
印 刷 兼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發 行 者 社 陝 西 分 社
廣 價 每 冊 四 角

31:00